

杜月笙全传

韦君谷 著



72387

杜月笙全傳

K828.6/9.2

第三册

韦君谷 著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八·六·成都

目 录

东北事变奋袂而起	1
于松乔血溅抗救会	4
巨商收押震撼上海	8
抗日救国战斗展开	12
日侨肆虐互有死伤	16
“一二八”恐怖之夜	21
挺胸而出支持圣战	25
国际交涉挨上一角	29
一语相侵痛斥日将	35
两项情报三天休战	40
两个钟头毁灭租界	45
十九路军犒劳多少	50
京杭国道吓了一跳	54
刺宋巨案侦骑四出	56
年关难过办个学堂	60
胡文虎报恩捐笔钱	64
邮基罢工中外轰动	67
如何解决请杜月笙	71
创立恒社搞个组织	73

八百弟子三匹野马	77
保险汽车孝敬师门	80
积个蓄美金三百万	84
天下之歌尽入斯社	88
张学良险乎吃炸弹	91
请张少帅换只床睡	95
凡私递药物者“枪毙”	98
这个命就不必算了	100
波音专机下不了地	103
汽车开灯稻草起火	106
鬼门关口走了一遭	108
黄炎培蛊惑史量才	110
鲁迅撰稿胡风潜伏	112
京沪公路乱枪齐下	114
仗义相援孤儿寡妇	117
杜月笙智擒王晓籁	119
鱼市场上第一回合	122
请君入瓮心悦诚服	125
推上市商会长宝座	128
杜王二亨成了搭挡	131
感激涕零拉钱永铭	133
年关一到双脚直跳	136
傅筱庵马失前蹄记	139
老板一逃银行要倒	142
为何嘉禄造座铜像	144
杜月笙三邀吴开先	146

五大工潮迎吴醒亚.....	149
许也夫午夜断魂录.....	152
废两改元法币来哉.....	155
门庭若市盛况空前.....	158
是你朋友就了不起.....	160
江湾开球踢过一脚.....	162
名师高徒太极拳术.....	164
买只飞机送孙桐岗.....	166
吴绍澍杜门拜师学艺.....	169
想当国代这个容易.....	173
中日战前一段秘辛.....	
黄炎培布署包围圈.....	180
抗敌后援原璧归陶.....	182
募公债七千五百万.....	185
情同手足戴笠访晤.....	189
惺惺相惜肝胆以照.....	191
苏浙别动队建军史.....	194
一声号召万人从军.....	196
军中所需要啥捐啥.....	199
装甲汽车送张发奎.....	201
永野之饷三千万元.....	204
土肥原来不许他走.....	207
派飞机来盘旋监视.....	209
大帅赶来针锋相对.....	212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215
日军布下天罗地网.....	224

两百万债一举还清	226
噩耗频传伤心落泪	229
大战方休粪战来哉	232
许世英劝他做个官	236
异域香港重打天下	238
弟兄门徒渐次集中	240
段内阁拉到香港来	244
沈月英死不及一面	248
千金一席吃蛋炒饭	251
吴开先只身探虎穴	255
倡议设立统一委会	259
顾嘉棠远迎刘航琛	261
一天一桌鱼翅全席	265
奉院长召初履重庆	268
统一工作控制上海	271
高陶事件轰动世界	275
敌机追逐从此得病	278
高宗武盗密约全文	281
帮陶希圣抢救家眷	283
正待揭布又生波折	287
汪精卫派特务刺杜	290
铁血锄奸行动频繁	293
和平协进独门生意	296
大帅毕命一枪归阴	298
噩耗到手直想痛哭	300
帮会团结空前绝后	304

地下工作如火如荼	306
番虎伏窝横曳竖拖	309
杜月笙吃牢周佛海	311
摸透李士群的底牌	315
吴开先二度入虎穴	317
黄浦滩上腥风血雨	320
汪朝内江四宝命丧	323
风云紧急晴天霹雳	326
亲友失陷手钩一发	328
与虎谋皮居然成功	331
姚玉兰万里流浪记	333
紧急抢救耗资百万	336
日军进占英法两界	338
孔祥熙的鼓舞勉励	342
约翰根室信笔雌黄	345
曰刘曰范重庆风光	348
赢爿银行如此这般	350
空白本票随你去开	353
求诸在已先开银行	355
驻沪大员一网打尽	358
西北之旅万人争迎	360
袍哥规矩阿拉弗懂	363
锣鼓吹打军乐齐奏	366
长安父老列队致敬	368
双鱼之宴两个多月	371
甘肃之行吃不消哉	374

与虎谋皮疯狂大胆	376
货价亿万不做生意	379
阴阳界乃是鬼门关	382
皇军护送运抵前线	385
亳州城下七道战壕	388
洛阳失陷改走淳安	390
师命在身咬紧牙根	393
面孔一板公事公办	396
见棉眼红大开条斧	399
大事不好小徐绑票	402
杜月笙要付赎票钱	405
百子亭上历尽辛酸	407

东北事变奋袂而起

民国20年9月18日，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励精图治的小康局面，面临情势严重的挑战，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实现其“武力侵略东三省”的阴谋，当时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适在北平，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向他请示，张学良训令遵照他在9月7日致东北边公署的鱼电办理：“……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抵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于是，日军在东三省内鲸吞蚕食，纵横无阻，到12月29日，张学良下令放弃东北最后据点锦州，东北军撤至长城之南。21年1月3日，日军开入锦州城，在城楼上扬旗欢呼，东北三省全部沦亡。

当时国内的情势，正所谓灾患频仍，千疮百痍，长江中流的大水灾，灾民多达一亿，江西剿赤，耗费了政府大部份的兵力与财力，蒋主席有重整军备，抵御外侮的决心，但是格于现实环境，必须争取时间，以使计划完成。尤其民国十九年汪兆铭勾结西北阎锡山、冯玉祥各军通电叛变中央，兵连祸结的中原大战方告解决，汪兆铭又在20年5月28日偕唐

绍仪、李宗仁、陈友仁等在广州背叛党国，成立“伪军政府”，八九月间更唆使粤桂军队进窥湖南和江西。7月20日又有冯玉祥旧部石友三在河北顺德叛变。蒋主席南征北讨，鞍马倥偬，我国由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重困难，实际上也是无法抵抗日军的侵略狂飙。

但是全国士气民心，却是无比的高昂，尤其是上海的民众，经过民国14年的五卅惨案，和民国17年5月3日，日军在济南阻挠我北伐大军，残杀我国军民这两重深仇大恨，对于日本军阀的横暴凶残，无故构衅表示痛心疾首，新仇加上了旧恨，一时反日浪潮又象怒潮澎湃似的展开。

杜月笙在六年以前即曾挺身而出，公开支持民众反日运动，他在五卅惨案中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六年后的“九一八”，他个人已在政治、金融、工商、社会事业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从而促他更有力量，更加坚强，于是他登高一呼，努力从事，将上海人日涨高涨的爱国热潮，充分发挥无遗，上海人组织机构，跟日本军阀从事正面战斗。

日本军阀侵略东北，在东北军不抵抗主义下顺利进军，兵不血刃的席卷东北三省，他们一直到11月5日，大队日军进至嫩江桥，新任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率部奋起应战，从5日到20日，在这半个月里他所倡组的东北义勇军，浴血抵抗拥有飞机重炮的日军大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为之亲临指挥。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消息传入关内，举国为之兴奋欲狂，义勇军首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成了万众崇拜，全国人士引为无上希望的民族英雄。

杜月笙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把握上海民心焕发，敌忾同仇的时机，邀同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洸，

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全力支持之下，组成了规模庞大，以上海三百万市民为后盾的“上海市反日救国会。”

在第一次筹备会议席上，上海市党部委员会陶百川慷慨陈词：

“我以为本会的名称，应该改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因为抗日更积极，更能发挥我们的力量。”

他的意见获得一致的支持，上海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推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洸、陶百川等为常务委员，并互推陶百川担任秘书长。

由于“反日”改成了“抗日”，上海市民的抗日情绪益见昂扬，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于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极著功效，他再度建议从“禁止日货入手”，迅速的在各冲要地点成立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洋货，检查所人员并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即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大批的执行人员，抗日救国会除了召募爱国人士和学生义务担任，主要的人力来源还得靠杜月笙发动群众，并且，在爱国工人中遴选出大批的干部。——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劳工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负责杜月笙和劳工大众的联系，也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私人代表。

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在黄浦滩上雷厉风行，各地检查所、保管所纷纷成立。天后宫桥检查所由邮务工会出身，杜月笙的门人于松桥负责，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热血青年，以“射人射马，擒贼擒王”之势，一上来便到“合昌

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于松乔吩咐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载送到“保管所”去暂行封存。

与此同时，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后宫桥“保管所”。坐候好戏开锣。——因为这两箱东洋布大有来头，它的物主，便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合昌祥的大老板，在上海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

于松乔血溅抗救会

过不了多久，果不其然，一部轿车开到天后宫桥，陈松源昂然走进抗日救国会天后宫桥分所，在他的身后，还有两名身壮结棍的保镖。

“这里是什么人负责！”陈松源大喇喇的问道。

“是我，”于松乔挺身而出，自家通名报姓：“我叫于松乔！”

“久仰久仰，”陈松源鼻孔里哼哼的冷笑：“方才贵所有人到小号合昌祥，取走了两箱布匹，我恐怕这里面一定有所误会了。”

“没有误会，”于松乔斩钉截铁的回答：“合昌祥的两箱东洋布，就是我亲自去查出来充公。”

陈松源呆住了，他从来不会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摸不透于松乔是那一路的朋友，居然有眼不识泰山，连他陈松源都不认得？态度如此强硬，说话更是一副公事面孔，半点情面也不讲。

两名保镖“食人之禄，忠人之事”，挤过来向于松桥发了话：

“喂，朋友，你不要有眼无珠啊，你晓不晓得这位先生是谁？”

“管他是谁！”于松乔挺一挺胸：“我只晓得公事公办，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还要贩卖东洋货，挑东洋人赚钱，造了枪炮子弹打中国，那是奸商，是汉奸，汉奸奸商贩卖的东洋货就得没收！”

“什么奸商不奸商？”保镖的光了火：“你胆敢当众辱骂我们陈理事长？”

“什么陈理事长不陈理事长？”于松乔大义凛然，反唇相讥：“理事长要贩卖东洋货，一样的是奸商！”

至此，陈松源赫然震怒，两名保镖破口大骂。于松乔屹然不为所动，他直指陈松源的鼻尖说：

“我警告你，我们这里是办公事的地方，你要再这里无理取闹，我就……”

“你敢怎么样？”陈松源厉声一喝，打断了于松乔的话，接下去又是狺狺的骂，尤且，他竟指挥保镖，干脆点硬上：“你们进去给我搜，把我们的货色搜出来，抬回店里去！”

两名保镖听了老板的吩咐，恶狠狠的抢前一步，正待推开于松乔，直往保管所里闯。于松乔早有防备，动作好快，他伸出手去一把捉住陈松源的领口，使劲的拖他往里头走，一面走时一面叱喝：

“你敢带人来抢我们保管所？好哇！我现在就把你们关起来！”

保镖的一看老板被捉，又气又急，两个人不约而同的拔出手枪，对准了于松乔，大声喝道：

“赶快放手！退一步便请你吃卫生丸！”

“你们敢？”于松乔身子跟陈松源一贴，紧拉住他倒退三步，他决心把这位布大亨，关进一间小房间里。

两名保镖大跳大叫：

“再不放手，真开枪啦！”

于松乔已经把陈松源拖到小房门口子，他侧过脸来高声答道：

“有种，你开！”

砰的一声枪响，——于松乔刚好把陈松源推进那间临时拘留所，枪声警动了检查所里的工作人员，大家一涌而出，跑过来就要夺下保镖手里的枪，两名保镖一看大势不好，掉转身去便往外逃。

第二个回合终于平安无事地渡过，陈松源被关在小房间里，顿足咆哮，猛力捶门。于松乔只当没有听见，他往房门口的地板上一坐，大声的说：

“我今天是看牢你了！”

陈松源的保镖，回陈家去报告，陈家立刻央人四出营救，纱布大亨陈松源被抗日救国会的人捉牢关起，消息随即传遍了黄浦滩，那真是人人吃惊，个个失色。纱布向为上海十大业之一，陈松源是纱布业公会的理事长，宜乎掀起轰动沪上的轩然大波。

于是，为时不久，天后宫桥抗日救国会的门前，车水马龙，开始热闹了。

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陶百川，和上海市党部委

员吴开先，闻讯赶到了天后宫桥，他们二位对于松乔的不假情面，认真负责颇表嘉许，但是，陶百川婉转的向他说明：

“抗日救国会不过是一个民众团体，我们可以从事爱国运动，但却不是权力机关，我们有什么权力，用什么罪名把人家捉来关起呢？所以于先生你扣押陈松源的事，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请你马上把陈松源放出来，我们再商议解决这桩事体的办法！”

于松乔依然坐在地上，挡住了羁押陈松源的那扇房门，他声色不动，心平气和的说：

“陶先生，你地位高，口才好，学问一等。我于松乔无论讲地位，讲口才，讲学问，统统服贴你。不过今天的这件事情，不管我错我对，我已经下定了决心，天王老子的话我也不听。陈松源带了保镖，开手枪来抢所里的东西，我非关他不可，假使有人想来拖开我，”他伸手指一指左侧的钢筋水泥墙壁：“我立刻就撞墙头自杀！”

陶百川和吴开先一再的善言譬解，讲道理给于松乔听，于松乔偏偏不听，陶、吴二人拿他毫无办法，颓然的走了，另行设法。

门外汽车不停的从远处开来，上海有身价，说得起话的大亨全来了，虞洽卿、王晓籁，……有人疾言厉色，有人娓娓动听，什么好话歹话都说尽，要于松乔释放陈松源，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

“啥人敢来拖我，我立刻撞墙自杀！”

巨商收押震撼上海

这边事体闹僵，外面却风波越来越大，上海市商会为了抗议“抗日救国会非法拘留纱布公会陈理事长”，并图加以营救，已在召开紧急会议。——天后宫桥抗日救国会里，冠盖云集，亨字号人物着急焦躁，一大群人面对着于松乔束手无策，上海商界的压力却在不断的传来，再不释放陈松源，商界即将如何如何，最后，是送来了哀的美敦书：陈松源如果今晚仍不获释，从明天早晨起，上海各行各业，决定无限期的罢市，以示抗议。

于松乔还是坐在地板上，纹风不动。

乱哄哄的，挤了一屋子人。抗日救国会原为抗日御侮的民众团体，如今闹得来将与上海商界全体为敌，兄弟阋墙，徒使亲痛而仇快，这将如何是好？人多，口杂，推推挤挤，吵吵嚷嚷，于是有人趁乱想把于松乔抱住拖起来，破了他这一铁卫，开门释出陈松源。

当他们冒险的一动手，于松乔说话算话，剑及履及，他突如其来奋身猛冲，向左首墙壁狠狠的撞去，砉然一响，众人惊呼一声：“哎呀！”再看于松乔时，他已撞破了头，皮绽血流，彳亍而下，却是他撞壁成伤以后，又飞快的退回小房门口，照样端坐不动，只在气呼呼的连声说道：

“我就在这里等死好了，我就在这里等死好了！”

这么一来，更加没有人敢近他的身子。

真正到了无法可想的地步，陆京士，这位于松乔的同门

弟兄，方才得到消息，匆匆的赶来，他挨近血流满面的于松乔，不胜忧急的问：

“松乔，你自己身体要紧，你可否告诉我，你要那一位先生出来说明一句话，你才肯听？”

于松乔已很虚弱，他揩揩脸上流着的血说：

“唯有——杜先生。”

大家都听到了，如释重负，长长的吁口气，陆京士赶紧打电话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刚好在家，他听到陆京士的报告，顿时便说：

“你去跟松乔讲，他犯不着为这件事牺牲性命。我立刻派车子来，接他到枫林桥骨科医院治伤。”

陆京士又跑向于松乔的身边，把杜月笙交代的话，一一说明。

于松乔仰起脸来问：

“杜先生的意思是叫我离开这里？”

“当然是的。”

“不管陈松源了？”

“你快去治伤要紧。”

“好吧，”于松乔这才站起身来，目不斜视，跟陆京士挤出人丛，往外面走。——上海全体市民明天不必耽心会罢市了，于松乔去进了医院，上海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也就“刑”期届满，宣告开释。

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陈松源自知理屈，于松乔的行动虽然超越范围，但是他满腔忠义，慷慨壮烈的精神，却赢得上海各色人等的一致赞佩，于松乔扣留陈松源的故事传诵遐迩，他成为了抗日救国的英雄硬汉。这一个轩然大波由于